

窥探中国城市的细节

金城出版社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署名：林东东/编著

书号：ISBN 7—80084—267—X

电子版定价：5.00 元

版本：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2218 号

成都

你要想看成都人打架真是比登天还难——空口可对骂一整天，第二天再接着对骂，就是不动手。

不动手是一种比喻，不是说他们都是君子，而是说，只要条件许可，或暂时尚可，他们才懒得动手。

重庆

重庆女孩敢穿也会穿，露腿、露肩、露背，能露的绝不吝啬。天生丽质的重庆女孩对衣服牌子不是很讲究，街头 30 元一件的衣服也能穿出万种风情。据民间统计，在重庆最繁华的中心——解放碑，平均每分钟就能看见 5 个美女。

广州

我每天都要去报栏看报，结果就看到了广州的媒体房产广告，都有一个共同的吹嘘点，那就是“水电气门卫齐全”，我第一眼看到这行字就差不多吓傻了，门卫也是人，怎么能跟水电气并列？我的预感告诉我，这样修出来的房子一定会塌的，我得阻止！

杭州

杭州没法成为一个强悍的权力中心，它的香山软水，跟雄心壮志和血气豪情是反向的，就像是一个剽悍而粗鲁的莽夫闯入了仙境，感叹新奇一阵，立即就要投入到她的怀抱——她是一个小家碧玉，你要跟她玩，如果不是粗鲁地玩弄，而要想可着心意长时间享受，你就只

有先把自己的粗鲁收拾起来，细了心软软地从执着她的小手数脉搏开始。

上海

我对上海的最好印象是去年才产生的，原因是这个城市决定再不准当街晾晒内衣内裤，我觉着这真是进化的伟大奇迹。要知道，我所走过的那么多个城市，谁都没有把这当回事。

长沙

湖南人不但不怕辣，而且是怕不辣，湖南人感冒了，总是狠狠地吃上一大碗辣椒，直辣得喉咙冒烟，通体大汗，感冒也就好了。可以说，是辣椒喂养了他们的日常精神。

湖南人一般个子不高，长得短小精悍，跟辣椒差不多，滴溜溜乱转的眼神也让人想到辣椒的光泽，他们绝不轻易服输，暗藏着杀气，似乎处处都得让人辣上一辣。

昆明

“9·11”后的第三天中午，我在红塔集团大酒店的那条街（街名已忘）上的肯德基店里用午餐，从中午12点一直到1点半的这一个时间段里，人数最多时也不过12人，我认为这事很值得一记，至于有什么用，相信有的人会有用的。

福州

福建人远比人们想象的勤劳，就是这个勤劳，加上吃苦，加上一种“下南洋”的精神气脉，就构成了福建人的一种地域性格。

福建的黑帮、游医、性病治疗大军、“短信群发”小组，乃至卖木材的、卖地板砖的，都是这样的合作组织。

深圳

到地王的 72 层去办事，你要在大厅乘电梯到 40 层，再转乘去 72 层的电梯，你从 40 层的电梯里出来，眼前到处是简陋的白墙，你会一下子产生迷惑，这就是地王的里面吗？当然，这不但是地王的里面，这也是深圳的里面。

武汉

很快我就对武汉有了初步印象，是两种服务，我至今都记忆深刻，一是饭店新推出一道特别服务，叫“本店备有方便筷”，另一个服务是走了两条大街，才找到了打电话的摊摊，又不能打长话，牌牌上多有注明：市内电话，不打长话。

合肥

合肥人的语言非常有地方特色，zh 与 ch 不分，shi 与 xi 也不分。如果你看到两个合肥女人在路边吵架，那多半是你看走眼，其实她们可能只是在聊天，只不过是尖利的嗓门加上丰富的肢体动作误导了你。

南京

叶兆言说：1937 年，南京市政当局还在夫子庙和大行宫附近设有免费自来水喷泉饮水处，他在 1970 年代上学时还常去那里直接饮用喷泉。于是，我一到南京就去找这种免费水喝。

西安

我打消了在西安用八卦挣钱的念头，最后逛到了旧书摊，看到一本《美文》，就依在墙根慢慢地翻，天啦，突然看到里边有一篇写跳蚤的文章！我才在工地的床上认识过的！我至今都还在想着怎么一把将那东西抓住。

太原

太原的很多事都没有让我记住，但偶然看到阎锡山修了一条窄轨铁路——也就是比外边世界的火车轨道要窄——以此不让外界的火车开进山西来，我一下就记住了山西人。

石家庄

我试了几次，石家庄的出租车司机骗外地人的几率极高，我以为，这个问题跟一个地方的文明遗存、古朴民风、经济状况有关，甚至跟官员的贪污以及由此引发或揭开的“潘多拉魔盒”有关。

郑州

有二贼自东北乘火车，前往郑州抢银行，皆因郑州银行多次被抢而案不破之诱惑。下车后，二贼踩点，谋划。夜幕出动，为警方缚，遭盘问。言：郑州银行易抢，特千里迢迢至郑，不幸失利！警方大怒：妈那个×，你没看清楚，这是武汉啊！

济南

去了泰山两趟，也去看了老舍说的那个济南的冬天，但真正让我记住山东的却是一个当地的农妇怒砸了电视机——因为电视版《水浒传》把宋江歪曲得太过了。

哈尔滨

这地方的人打老婆可也是很有学问的，那可是可着劲往要命的地方下手，劝架吗？劝一句就是给他喊了一句口号，他不使点劲打就对不住你，所以，你越劝，地上的人就挨得越惨。所以，你最好的劝架方式就是不劝。

天津

我在天津晃荡了几圈，认定这是一个交通比北京不知要混乱多少倍的地方，北京的交通是因为“等级”搞乱的，天津则是被它的地形和突然“发达”的历史自乱了阵脚的。

北京

我遇到过的较典型的北京骗子是一个卖坦克的，给我看了文件，红头的。说坦克是过了服役期的，主要用来改作民用推土机。我要不起坦克，他又重点向我推荐大炮，说是当年打国民党的，打雨肯定没问题。他连续给我降了三次价，我都没敢买。

到处暂住 (代序)

我有很多同学，大学刚毕业那会儿都想拯救世界，到了各种各样的单位一混，纷纷开始拯救自己，其方式主要是停薪留职，这样一来，全国每个好挣钱的城市几乎都有了我的同学；我的同学还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在外边都混得不好，因此常常要打电话求告还留在原处的同学，“快再寄点钱来吧？我就快饿死了。”寄一次钱还可以，寄第三次时，我的这些既没挣钱还没当官更没来得及闯世界开眼的同学就激出满脑门子的怒火：瞧瞧！瞧瞧人家石映照怎么在外边混的？十多年了，要过一次钱吗？

我就这样成了一个榜样，我所有同学的榜样。我在我的同学中一直是个另类，他们直到现在才把我当榜样，可是，他们不知道榜样找到自己的榜样时的年龄——那是在我嘴角的绒毛还没完全变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那年代很有名的诗人，不屑一顾地跟我说：“什么？诗人出门还需要钱吗？”我的每个毛孔就从那时起被振奋起来，学了几天诗，赶紧放弃，转而学了一门叫小说的手艺。我对自己说：诗人不要钱，我，小说也不要钱。

我的人生第一道讖语就这样套在了自己头上——我的小说至今也没卖到钱。但我当时可不这样想，我是按照诗人的做派来要求自己的，所以，毕业一到单位报了个到，我就赶紧开始了长达五年地在全国暴走，我必须守信，或者尽量做到“不带一分钱地走到二十个城市”。

实际上，我很对不起诗人，因为我的身上常常都有点钱，我常常不知那些钱是怎么到了我的腰包里的，有的也许是因为我想有选择性地打点工挣来的，有的好像是路遇的女孩暂时存在我这里的，有的也许是一个刚把我当朋友却被我当场痛骂的人强行送我的，总之，别

人为钱少而忧心忡忡,我却为身上总还有点不干不净的钱而烦恼——主要是因为你一旦还有点钱,或者你确信并依靠了钱的用途,那就真的走进一个死胡同了。

我只喜欢身无分文时的那种感觉,好到一逃票上了火车就跟人瞎聊,害得别人一天到晚强行请我吃饭,当然,流浪总能让不需花钱的生活本领迅猛增长,直到我成功地混进了故宫博物院,我就知道在这世上如果只为了生存,并没有多少过不去的关口。

我一路走一路结识朋友,除了在深圳吸毒的一个朋友前年死了,这么多年我一直跟其余的几十个趣味相投的家伙频繁地联系着,比如,西安算卦的老张,广州教我拉广告却偏不收别人钱、害得别人差点动手的曹兄,以及第一次到北京一见面就要卖给我坦克(我不买,他后来又卖我大炮,连续降了几次价,我还是没买)的王大爷……还有,来自天津的流浪画家,曾在我裤子上画了一个猴子的莫漠(可惜的是这家伙快成名时疯了),还有一个我已不知到哪里去寻找的东北老太太,我在冬天认识她时她已七十多岁了,当时正从东北南下,想去海南临时找一个老头暖和几个月,然后开春再回去,我差不多是强行地向她要个日后联络的方式,她很生气地拒绝了。我已找不到她了,但我还在找,怎么说呢?祝福她吧!希望海南(也可能是广州)的某个老大爷对她好一点!

我每到一处,都是那个城市里最忙碌的人之一:我曾连续一周在成都从早到晚数过共摆了多少个灵堂(我觉得一个城市必须要知道一天死多少人,由于殡仪馆的官办特色,那里提供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我曾在武昌数出共有十五个掀开后连续三天没盖上的井盖(我没继续监督是因为我随后走了);我曾上海徐家汇一条两百米的弄堂数出共悬挂出了二百零三条内裤,其中有各种花纹的比例达到了76%……还有的东西统计太难,比如我曾在兰州看它一天能养活多少个常住乞丐,数倒是数出了一百二十一个,但麻烦的是他们到处乱跑,所以数重复了没有就不知道了;至于狗屎,因为至今也没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科学统计方法,我只能说,上海和珠海是中国狗屎相对较少的城市。

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要我写诗，我不如去数狗屎，我在广州一看到报纸上卖房子的广告说“水电气门卫四通”，我就知道这么把人不当人的地方修出来的房子一定要垮，也没别的办法，就只好写小说，你知道中国文学刊物的脾气，等我的小说一年后发出来，刚修好的新房子已垮了十多座，我那个着急的劲啊！不说了；还有昆明，出发之前，我读到了好几本古书，上边都说到了古时到昆明为官者，大都要修习一门治滇池之法的水文课，什么季节，什么污染物，容易滋生什么虫害，历史上是怎么治理的，上一任官员留下过什么注意事项，等等等等，我生怕现在的官员没有时间看这些闲书，或者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就把官当上去了，所以，我几乎花了好几月的功夫，专门整理了一本小册子，原本是想到昆明顺便献官的。

总之，我觉得我尽到了一个流浪汉的最大责任……

本书的顺序是以我的脚力来分先后的，内容可能包含了一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名称、地理、脉相、气候、风水、食性、食俗、出产、民性、民情、民生、历史、传说、建筑、风景、器物、方言、艺术、庙宇、天光、云影、花草、虫鱼、水势、庄稼、相貌、天赋、情欲、文士、墨客、市场、经济、服饰、节庆、戏剧、宠物、文学、运动、聚会、口号、标语、沿革、工艺、教育、礼俗、园艺、图腾、茶馆、报纸、杂志、电视、书屋、音乐、祠堂、公园、公交、巫术、口彩、谚语、公案、法规、制度，等等。

当然，我并没有把这些东西全写出来，而是凭我的感觉或阅读习惯来取舍的，按我以为有价值的细节标准来定夺的。在各种各样的材料中，我阅读最认真的从来都是人，各个城市的人，我总是乐于跟更多的人交流，或者，总是随时随地准备着去接纳各种奇遇或体验，所以，我肯定还会不厌其烦地说到一些离奇古怪的事，以及各种各样跟我发生了关系的女人，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女人或是故事？你不读完，你就不知道会漏掉多么精彩的下一条。

别小看了这“下一条”，它在很多模仿型主持人口中都被念作“吓一跳”。

不过一篇序而已，不能再卖关子了。

成都

川人本是由两个民族构成，一为巴，一为蜀，惜乎“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之“巴”神秘断绝，只剩巴、樊、相、郑、覃五姓留着些余脉，因为没了“巴”，巴蜀从此少了血性，也少了争执——你要想看成都人打架真是比登天还难——空口可对骂一整天，第二天再接着对骂，就是不动手。

不动手是一种比喻，不是说他们都是君子，而是说，只要条件许可，或暂时尚可，他们才懒得动手。

1

在成都，最轻松的活儿就是把自己往报社里一塞，领着饭钱茶钱，没日没夜地混——所谓混，是一种很文化的说法——早年我在成都就是这样生活的。

据《寰宇记》：周太王迁于岐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成都。这就是一则关于成都的文化，很多成都老人都熟悉这则关于成都的文化——《我爱成都》试题中的填空或是电视抢答常常要用到的——甚至我所编辑的报纸副刊“豆腐块”中，就有好些文化老人来稿跟我争论过多次的。

如果一直不离开成都的话，估计我现在已是很有“文化”的人了。

2

一个城市必须要定期找点东西出来让大家爱着，特别是成都这么闲，报纸的责任更大，我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我必须不停地找出最独特的东西出来，让大家不断地热爱成都，加倍地热爱天府。

为什么叫做天府？张良曾对汉高祖刘邦强调汉中的重要性，言其“金城千里，天府之国”，这本是顶高帽子，飘来飘去，不知怎样就戴到了成都人的头上，而且，天下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总共有七处，不知怎么就只活下来了一个——这肯定也叫文化，可见其成活率是很低的。

3

因为起于巴蜀两个民族，因为历史上长期争斗，内耗成了一种平衡机制，成了成都人血脉中的一种基因。就是这种小农式的心眼，成就了成都人肚子里的弯弯绕，一天不计算，一天没对手，恍如就失了依靠，所以，最典型的说法是四川人不团结，一人是一条龙，几个人凑到一起，就都变成了虫。

4

朱自清教授说：“据说成都是中国第四大城。城太大了，要指出它的特色倒不易。说是有些像北平，不错，有些个。既像北平，似乎就不成其为特色了？然而不然，妙处就在像与不像。”这就是“第四城”的由来。

张恨水也说了：“成都这个城市，决不同于黄河以南任何城市。就是六朝烟水的南京，历代屡遭劫火，除了地势伟大以外，一切对成都都有愧色，苏杭二州更是绝不同调。由江南来的人，看到了这个都市，自然觉得这是别一世界，就是由北方来的人，也会一望而知这不是江南，成都之处就在此。”

这就是成都的骄傲，有个来头，但又没什么明确的来由。

5

居成都数年之中，我有一次鼓起勇气去某级群众来访办公室找到了负责人，我请他们转达我对市政府的建议，那就是：率先在全国实行公厕免费，仅此一项，就立刻把成都建成了中国最有吸引力的城市了。当然，这基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公厕不但要收费，还要招标，还要评级。所以，成都也就暂时还不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

6

无独有偶，后来翻到了张恨水先生的一段话，觉着我还是落后多了。张恨水早就指出：“成都到处可以掘井，除了公井外，成都许多人家都有私井，这井与毛坑相隔很近（某外国名字的大旅馆的井与毛坑就相距不过三丈），毛坑里的粪水渗透入地，似乎跟着潜水，有流入井中的可能，这样，热天就极易传染痢疾，我想成都市当局，决不会不考虑及此，何以至今还没有加以改良呢？下次再来成都，我将在厕所与井上，以考察市政府进步之程度。”

常听人说，“恨水”是为纪念一位名字中有“冰”的姑娘，我没兴趣知这事真假，我固执地想，“恨水”可能就恨的是要渗透到成都井水中的粪水。

7

成都的公厕里永远都没有多余的水，这样也许有好处，那就是养成长时间洗手的好习惯。厕所里节水，但成都的街道却极容易出水。为什么呢？我想，这可能跟都江堰有关，水太多了，所以，隔几天，某个地方的地下水管就要暴上一暴，弄得街道一汪一汪的泥。再加上空气也很湿润，仍然叫多水分，所以，好些成都人口里讲出的事情都可以简称曰：水分太重了。

8

四川古来封闭，秦国初伐蜀，找不到入川之路，最后所用的方法竟然极其简单，遣使入川，表示要将一头肚子里全塞满黄金的玉石牛送与蜀王。天下竟有这么好的牛啊！蜀王大喜，乃命全国力士入川北，劈山开道，以迎金牛，金牛道就这样建成了，秦王大军随后顺利

进入，使了一身牛劲的蜀国还未及抵抗，转眼间就灭了。

想想我那些先人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二十多岁青春躁动时节，我就独自去过川北清风明月二峡，考察了半天，才听一位半拉子史学家说我连秦人入川的路线都没有搞正确。我大怒，秦人入川的路没找对，邓艾入川的路总错不了吧？

这些都不说了，说清楚至少就成了副教授。成都一大学的某人（我就不点名了），考察了一辈子，说武则天进宫前就已不是处女了，结果，副教授就转正了。会找路，该没有这么会找吧？

9

这就记起了我上学时的一件事，我是在四川上的一所未流大学，当时，学校组织了隆重的对巴塞罗那奥运会的组织感言，每天上课前针对头一天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说说自己的感受，一个同学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举起右手发誓，临时号召大家马上不上课，要去巴塞罗那支援。然后该我上台了，红着个脖子，只好说，关于去实地支援运动员的事情，这几天一直都在讨论，我是来自乡下的，我只提醒一句，巴塞罗那，知道在哪里吗？还说什么不但这次去，下次还要去亚特兰大，我告诉你们吧，这两个地方都出二环路很远很远了。要去你们自己去。

然后，我就被停课了。

我在四川受的大学教育主要是些什么内容大体都记不得了，记得最深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两点左右，我去厕所方便，不想被人捉了。第二天，我的“记过一次”被公布在第三食堂外的黑板上，原因是撒尿“离尿槽一尺”，同时被处分的还有一个“记大过

一次”，因为他“离尿槽两尺”。

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设法弥补我离这所大学的距离。

11

我在四川的大学没念好还因为一个“啊”字，想起来都丢人。当时，我们要上一门什么革命史的课，某转业副教授军人本来照着课本念得好好的，不想那天讲到资本主义剥削工人时想发挥一下，就说有一部电影“野麦岭”很好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我没有等他继续讲下去，就举手了。我说，那部电影你弄错了，名字叫《啊！野麦岭》，你把“啊”弄掉了。

这“啊”让我们的大学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副教授的名字也自此变成了“啊”，而我那些正写着青春痘诗的同学也再不敢往诗里加一个“啊”字了。当然，这门革命史课我一直就没及格，害得我后来只好努力地当课代表，估计哪门功课不及格，就争取当那一科的。

前不久还有同学跟我说呢，要是没有“啊”，我们的大学生活不知会有多枯燥。

12

搞笑是因为苦，四川历史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

明末之季，四川人口锐减，成都及其周边加起来也不过数千人，清政府便开始实施“湖广填四川”，能招募300人家入川的人就可以当上县太爷，至1795年，四川人终于又涨至近1000万，成都著名民俗学者孙晓芬在研究这个过程多年以后，得出结论说，这主要赖于红薯——容易生长、产量大、能提高生殖能力，所以要叫“伟大的红苕”。

13

成都人虽居“坝上”久矣，但跟北方及吴越相比，身上多山地人特有的小农野性，敦厚朴实，又胶结着市侩狡计，这使他们能把小日子过得很好，天不塌下来，就还会吃，当然，这日子平淡得乏味，所以，时常就需要动动坏脑子，最典型的性格是，成都人结伙做生意，

不是看你人有多好，而常常是要看你有多坏，坏到明处，证明你脑子好用，证明跟你做生意不会亏。

14

摘抄一段早几十年的傅崇矩的《成都人之性情积习》如下：

好换帖。

子弟好赌博。

好结交官场，终被官场欺制。

绅士好学官派。

乡间富户多以结会保家。

绅士不固团体，好排挤。

谋事不遂，好造谣坏人。

好饮食，有饭食便口软。

茶铺聚谈，好造风谣。

青年子弟好戴眼镜冒充学生，及学洋派。

好看戏，虽忍饥受寒亦不去，晒烈日中亦自甘。

性情柔懦，最怕官长。

以出入衙门公局为荣。

以与官场同财为恃力。

青年子弟穿着好奢华。

相貌最丑，偏好装饰。

妇女最信僧道及女巫、卦婆。

富者赏戏班之钱，十倍于作善之数。

抬炭背米抬轿者，一日挣钱即日用完。

好扯地皮风。

好赌咒，谓有咒神。

假意留客，客已离座，方假言：“吃饭再走。”

男子遇友人于路，必相问曰：“在何处去？”早晨或相问曰：“吃早饭没有？”午相遇则曰：“吃晌午否？”夜相问曰：“消夜否？”

平民妇女，问人吃饭否，必续问曰：“吃甚么菜？”

时势迁移，几近一个世纪，上列各条扣除明显的“政治”因素，有什么发生了质的变化吗？找不到几条几款。

15

从93、94年那阵开始，成都城四处的断垣残壁上都涂写着“要把成都建成一个国际大都会”。

至2001年我离开成都，又四处扫了一遍，口号变了：“要把成都建成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

我至今还在认真理解这条标语——最新的理解结果是：这可能是一个哲学问题，也就是说，我不是“人类”，所以，成都不太适合我居住。

16

成都人把农民叫弯弯。这意思很好理解，弯弯嘛，就是腿站不直，因为一天到晚要苦着累着，而城里人不用成天站着，只需坐着摸麻将就是，所以要高档些，所以他们的口头禅